



和漁民一起捕魚

撰文／方力行



方力行 是一位海洋夢想家，擔任過大學教授、系主任，及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建館長和環保社團的理事長，但真正喜歡的是，和水中的魚蝦朋友們共享美好的地球。

美味海鮮令人食指大動，你想過它們從哪裡來的嗎？跟著漁民捕魚去，方知一口魚得來不易！

臺灣的海鮮豐富又多樣，是令人垂涎的美食，更提供了國人重要的蛋白質來源。這些魚蝦貝類是怎麼來的？其實大多數消費者並不清楚，也鮮少參與撈捕過程。我因為興趣，也為了研究，常陪同漁民朋友們作業，體驗了這些鮮為人知的經驗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在墾丁南灣的夜釣，那天晚上，我成為漁民黃先生船上唯一的同伴。下午四點鐘左右，我們從墾丁南灣的沙灘出發，當時還沒設立海水浴場，只有幾艘漁民的小漁船停泊在淺水區。兩人將漁具搬上船後，迎著又大又紅的夕陽，衝進一望無際的大海。

小船約長 4 公尺、寬 1.5 公尺，黃先生在船尾操控引擎，我在船中央幫忙整理漁具，漁具有兩種，包含流刺網與延繩釣的工具。流刺網用來施放在中、上層的水域，魚游經時會被纏住；延繩釣則是在海中放一條長繩子，繩上每隔一段距離綁一條勾著魚餌的短線，好引誘魚兒上鉤。趁太陽還有餘暉時，我們先布了流刺網，再沿著海岸一路航向外海。陸地愈來愈遠，漸漸消失在暮色中，天色也逐漸暗下，最後只剩一片汪洋環繞的漆黑世界，僅有微弱星光灑落。心中懼怕油然而生，我們沒有導航儀器，茫茫大海中如何找到回家的路？



而船上沒有通訊設備，怎麼向外界求救？等到了適合的海域，船長放下長的延繩釣線，繫好繩尾浮標，把引擎熄火後，悠哉的與我談天說地，我不安的心才逐漸放鬆。聊得累了，我仰躺下來休息，發覺原先的微弱星光已成為滿天星斗，獵戶座高掛天空，斜指著遙遠黯淡卻仍清晰的北極星，耳邊風聲和浪花聲低語，天地間彷彿只剩下舟上兩人，身心俱融，我感覺無限空曠中，自己是如此無助的渺小！

漁獲滿是經驗談

約等了兩個小時，船長再次發動引擎，我則開始收釣線。運氣不好，鉤子皆落空，正意興闌珊時，忽然有股強大拉力傳來！「中魚了，是大魚！」我忙喊道。船長便將引擎交給我，由他接手收線——這其中有著大學問，若收得不好，魚逃脫了倒是其次，拉上來的鉤線還容易纏成一團，那些鉤子更可能在大魚掙扎倒拉線時，對漁人造成嚴重傷害。

纏鬥一段時間後，船長加快收線速度，

再用力一拉，同時大叫：「小心！」一條約兩公尺長、燒水壺般粗的金梭魚被拉上船，猛烈扭動著，滿是利牙的大嘴到處亂咬。因為船很小，我們不能站起來，免得將船弄翻，只能慌亂閃躲那口森森利牙。電光石火之間，船長抄起一根大木棒——我總算明白它的用途——朝魚頭狠狠敲幾下，魚兒才昏死不動，留下驚魂未定的我。

流刺網的收穫豐富多了，捕到不少「巴郎」，俗名是竹筴魚，學名叫做真鯆，體長只有 30 幾公分，以浮游動物為主食，常在中、上層水域整群游動，是早年臺灣沿海居民的日常食材。收流刺網也有技巧，必須邊收邊將魚取下，而且不可使魚體弄傷太多，否則賣不上好價錢。有時，魚身上的線纏得太緊，還得弄破網眼才拿得下來——這就是早年漁家的老人或媳婦，經常坐在門口邊聊天邊「補破網」的原因。

我們整晚捕了約 50 臺斤的巴郎、10 臺斤的各種雜魚，以及一條超過 20 臺斤的金梭魚，船長說這只算普通收穫。回到岸邊時，天空已經微微泛起魚肚白，才剛靠岸，就有收魚的販子在等著，銀貨兩訖後，販子們便帶著滿滿的新鮮魚貨趕早市了。

回想這趟夜釣，包含非常多知識和經驗：南灣海域因海流迴流，聚集許多洄游性魚類，所以主要捕獲鯆、鯖、

鯉這類魚；選擇晚上布網，是因為魚群看不見網子，捕獲的機率高很多；鵝鑾鼻外海常有大大魚出沒，運氣好時可釣到鮪魚、旗魚、鯖魚（土魷魚）等高價值魚種，出海一趟賺得更多。至於漁民怎麼找到回家的路？當晚船長是靠星相，如果起霧了則靠羅盤，以及整夜閃耀指路的鵝鑾鼻燈塔。

沿海漁民朋友的膽識最讓我佩服，他們為了生活和家人，必須每晚單獨航向變化莫測的大海，在烏漆抹黑的夜裡撒網捕魚，面臨著變化不定的天候、海況、機器失靈的風險及未知的漁獲物，還得活用星相及水文知識找到回家的路，日復一日、從不畏縮，這種能力、勇氣和堅毅，鮮少有人比得上，也讓我們在享用海鮮美食的時候，知道應該心存尊敬和感恩。



繪圖：劉鑫鋒／圖源：Shutterstock